

後漢書

十八

漢書門類			
一三五號	一函	三五架	三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三五號	三函	二八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18)
函號		280	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四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鄧張徐張胡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

父部中興初以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

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

州郡辟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翳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

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

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

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

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

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卽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

侯劉攽曰按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

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

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

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

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

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

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一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欲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

縣自關城沉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問

亡命遂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

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

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鄒元水經

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群臣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

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墳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

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

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

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

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埤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埤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

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

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

用温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音德模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

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劉敞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

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

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

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

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

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

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

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

舍官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

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

封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

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

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

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

悉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

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

官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

假稟給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用

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

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父憲亦傳宣業防

州臨漢縣也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父憲亦傳宣業防

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儀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論議

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按世與代全。則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

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衰微。學問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

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

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

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孟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閒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

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

而降宥之。

貫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

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

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者

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

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

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

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

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

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

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

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

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

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

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

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

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

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

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

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

即為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

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

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

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者舊記廣父名龍。龍妻生廣。早卒。龍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

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

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解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

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敝。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

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故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若見反。說文曰。倪。警論之。詩云。文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

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生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漢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

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

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敝。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

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窺事。詩。美先人詢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四

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新采者也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

前訓。諮之於故老國語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於耆老而後行之是以慮無失策。舉無

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

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

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當命惟王

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

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

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

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

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

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

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

郡中。文帝其對權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買說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

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

之雜理。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

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

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

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替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

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

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五服五章。天秩所祚。五

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答。絲。謨。是。以。臣。竭。其。忠。

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

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

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

不備。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

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

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

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

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臣等竊聞。聖主求賢。如天之求甘露。不可一日無也。

不寬。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物。黜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官。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

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荆水出襄縣。芳菊被渥。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遜。順也。

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審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蠶。吾侯志廣。戒等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放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

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

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

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

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賤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蕃乘敞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四

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獲。在帝舜夷。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杜武不可重用。不悒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駘。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嶽嶽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烝人。有賴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衰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龍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

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列位夫紆於物則非己。直

於志則犯俗。紆典辭其難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也。徇營統之方

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履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

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閒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放曰。

注呈材效職。按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

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

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

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撓。撓也。易曰。棟撓凶也。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袁張韓周傳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建武初至成

書平帝時察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

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

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書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

皆有從。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

事懼然而止。懼音九具反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

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除陰平長任城令。陰

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平

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狀，譎亦詐也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

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章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闔閭衍衍得禮之容，問問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

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

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崧書曰河南尹王陽太守滿殿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扞禦

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

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

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

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

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

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

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

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也。至詆毀安，稱光

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讓，詈罵書自殺。憲竟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

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後遂反叛，卒如

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

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

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

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

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

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

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

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

清，為吏，羸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

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潔愛國也。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

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

異策免，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

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

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

同祕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

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

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

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

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

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

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

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

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

寵竝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

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

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

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凡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

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

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

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

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

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

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

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

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况于反貯後至光祿勳時大

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貯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

及桓帝誅冀使肝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飾父賀為彭城相

風俗通曰

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

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而貌省

瘦為之垂涎閔厚丁寧此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

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

受賻賵緣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

之服閔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

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

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鑿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

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

周於庭不為戶自爨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

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

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

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

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救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

之上以五百聖為藏

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

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葦車

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與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

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

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

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

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

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

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賦曹劉

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

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

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承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

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

孫武帝末辰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獲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攽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

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場情也引義雅正可

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拉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

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

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紀

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

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待講閒

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

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

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

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

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群僚所

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

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

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裝錢三十萬其亟之

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

徒者醜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備保何

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

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

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

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

喝音一介反廣蒼曰憂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醜見之歎

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

極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

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醜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醜

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聞醜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聞醜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鮪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

引醜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

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醜與醜相類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

不沾洽醜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

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醜曰鄭據

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

百醜大怒即収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

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頃也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醜部吏楊章

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

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醜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醜即上

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醜乃

上疏曰臣實愚蠢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疑駭也蠢音陟降反以為竇氏雖伏

醜

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群臣阿

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

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顧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爾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

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

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放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

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

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

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以疾乞

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

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

絮。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公其僮僕。勿露所敕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僮。再命而僮。三命而僮。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

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

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

使齋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

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

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

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

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五

張酺

九

九

九

九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五

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

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

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

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

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

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

堂可作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會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

濟字元江靈帝初賜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

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

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

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

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

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

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

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與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邳壽尚書陳

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

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邳壽

蜀漢文陳龍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

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敦朴善不見外故

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

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

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

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

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

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校正色曰。夫上交不

詔。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校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

刑之名也。書曰。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城旦。校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

名。當時及賈氏敗。校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校得過家上冢。鄉里

以為榮。校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校孫

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賈景及與賈憲爭立北單于事。○放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賈氏客太尉掾徐嗣。深惡之。脅榮曰。子為

袁公腹心之謀。排奏賈氏。賈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府故稱宰士。縱為賈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

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賈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鄆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

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

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章。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五

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匱也。三墳之

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顯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

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

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

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

與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

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

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

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

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

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

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

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

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寶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頭。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

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大尉楊秉。舉奏諸

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

侯侯覽。劉放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

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

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

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倚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

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

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德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幘。稜榮事君。志同鷓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鷓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郭陳傳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郭躬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郭舉

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

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槩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槩帝從

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

兄重而滅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

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

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

賁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

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

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

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

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

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

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

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

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至南陽

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

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

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

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

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額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

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

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郭舉

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儻許其少

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

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

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

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攽曰。接卜葬。何關醫事。明衍。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家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郵諱忌。憂郵

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

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

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

也。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

離散犯法。乃自上下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

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紅縣西南。浚音戶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殺帝。

後漢書卷之三十六

與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葬不許字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葬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拜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在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

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

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

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

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務物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

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

重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

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

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皆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皆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析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

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

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笞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煩於詆欺

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

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平。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

筮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鈇持也。說文曰。鈇鑕。鈇也。其炎反。鈇音陟。葉反。鈇鑕。刑謂鑕去其髓骨也。致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誦。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

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

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

則謂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薺也。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動也。禮記月令。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殷以為春。始也。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始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始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避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

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

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

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放曰。按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陳地

陳地

陳地

陳地

陳地

陳地

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

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

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

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

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

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

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

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

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

弟侍中竇憲。臣賢按。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實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

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

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

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

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

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

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

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

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

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

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

南張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敵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

之。擢寵為大司農。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

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

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

刑。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

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

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

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

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

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

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

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

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

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

忠。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

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

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

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

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

比。比例也。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犴刑也。音奇。敗反。作審室。畜火如蚕。室說文曰。犴。犴牛也。犴音絹。漢舊儀注曰。少府若廬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

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敕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

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

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

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

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

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

國君含垢忠臣盡謬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

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周昌桀紂之

爰盜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益為中郎

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

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元帝容薛廣德自勿

之切。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昔晉

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

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

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

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雉懼而修德。遂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朱景公時。發誠守心。星太史子

感其誠。發誠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

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

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

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

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

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備賃。常避地於廬江。臨

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

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箠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

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餼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

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自

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

更相節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

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蟻

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篋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

小乃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不殺。蓋所

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

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彊盜不

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

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而頃者以來。莫以為

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

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

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跼。小步也。言跼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

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厭迫。迫。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

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

咎。皆由於此。寇盜。擄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攽曰。前年渤海張伯

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

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

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

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

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寒氣錯時。水涌為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初元三年。有詔

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宜皇帝舊令。人從

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

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成作設。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尚書孟

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

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

自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名吏。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

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

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

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

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

公羊傳之文也。閔子。竊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竊乃要經而服。以

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

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我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

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罍。罍也。

瓶小而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

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

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

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微。而先王之制。稍以施

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

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

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官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

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

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

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狂恩。莫以為負。狂音女九

叔無狂。注云。狂習也。言屢被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

思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凶并音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徐岱之濱。海水盆溢。竟豫蝗蝻

滋生。蠖音蠶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

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

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

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

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

帝父清河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

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

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

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無度。儲積也。老

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蹄呼嗟。莫不叩心。河

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

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

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

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

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臣願明主。嚴天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

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

已。乃取一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官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開門。上許之。顯故

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

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

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公卿大臣。得無阿傅之援

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六

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大司馬博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閤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

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

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興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曰皇帝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興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

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謂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定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譎日聞

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江人也今者灾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

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惑守心讓郎李尋奏記丞相種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言景公有

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

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

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

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

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隲寵不

從。驚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隲等敗。眾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誣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尙書令。與諸尙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劉攽曰。案文不當作正。謂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確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致反。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傳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擊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平華。囑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七 班超

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

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

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

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

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

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

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

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

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

令鄯善取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

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

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

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副

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

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

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

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七 班超

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七

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

七十里。南與姑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

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

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波。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

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囑書。騮字並作騮。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

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

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

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

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

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祖。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

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

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

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

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

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

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

喪。焉耆國居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

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

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

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

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

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遷疏

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

里。

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

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巨猶遠也乃上疏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

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

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

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鄴支單于侍子為鄴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

禽獸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

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力一割之用乎

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

奴右臂前書曰漢道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

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域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

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

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

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

是效之則葱嶺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嶺通則龜茲可伐

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

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夷中國之利也

敦煌今涼州縣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閉也

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

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

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

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

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

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

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竊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鼙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為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其。名纁。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

字。麻彌。相近音。有輕重耳。昆其既死。子孫爭國。漢命立元貴。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詳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

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

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

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盪反前書曰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啖與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

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

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陽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

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

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

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

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

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

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

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取

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

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

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

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

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

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徙

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

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韃音九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倅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

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繩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

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

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司馬

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

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

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

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按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

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

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

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弱。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

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馬。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

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

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

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

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

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

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

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

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

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

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

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

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

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

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

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

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

國中為說也○劉牧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

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

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句一得生還復

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

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患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

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患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

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

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

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

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

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

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

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智骨疾既至病遂加

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

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

○劉牧曰案是時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

有戊校尉多己字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

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

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

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

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七

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
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
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
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
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
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
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
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用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

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

如虢。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

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
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
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
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
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
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
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
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
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

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尤還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劉放曰。此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

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為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

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

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懂音勸。北地七居人也。七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

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慄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慄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慄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馳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慄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慄留為諸軍援。慄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剛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侯。殺略吏人。慄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

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慄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慄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臨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眾共擊之。詔慄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慄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慄。慄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曼栢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

政能卓俊才早沒臨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為艱咫尺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折筴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七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image quality.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七

